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梧桐 著

浮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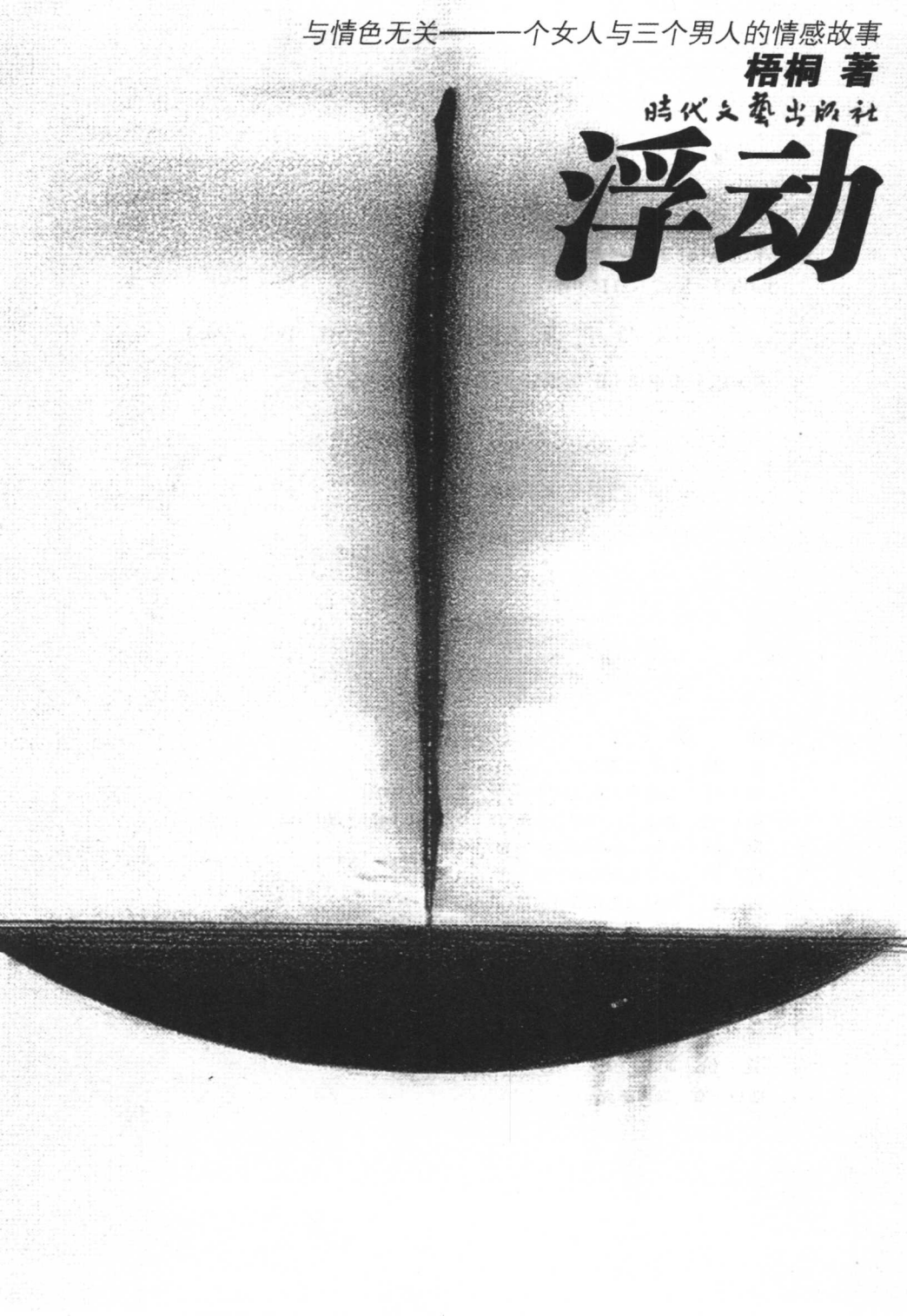
与情色无关——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

与情色无关——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

梧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浮动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浮动/梧桐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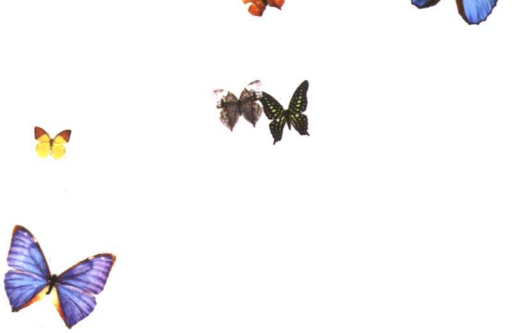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 - 5387 - 2115 - 0

I. 浮... II. 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1495 号

浮 动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30 千字
印 张	8. 875
版 次	2006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0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

作者简介：

梧桐，七十年代后期出生，先后做过省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。武汉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居武汉、悉尼两地。无论生活如何变幻，清纯美丽的她，一直坚守自己的爱情信念，并将这种信念诠释成飞花溅玉的文字。其首部长篇小说《暗香》出版后，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。



内容简介：

结婚前夕，足球场成为相恋多年男友的天国之路；再坠爱河，第三者却无辜成为她纯情似水的叛名；倾心倾情的舞剧事业，不料遭遇艺术与金钱的博弈而易位他人；阳光灿烂引以为豪的挚爱家庭，难挡亲情与旧忆的冲撞，激荡出久藏心底的往事波澜……

情伤心疼后，她远涉重洋，渴望在时间与空间的游走中冲淡黯然浮动的心痛。可是，在南太平洋的大陆上，追寻美好的她得到的又将是什么呢？

.....

命运幻明幻灭。面对浮动的宿命，她始终宛若一只美丽的彩蝶，翩翩起舞。

作品展现的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恋情故事，是两代人六个家庭交织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。人世间的情与爱、恩与怨、离别与甜美、真爱与虚伪、情感与道德，在这里悉数展现。

责任编辑：任 航
装帧设计：



027-62833487

谨以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真心相爱真情付出的男人和女人! ■

—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下起了小雨，秋天的城市，洗去了漫天飞舞的尘灰，弥漫着氤氲的水气，黄昏突然变得温柔起来。

省歌舞剧团的小楼被绿树掩映着，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，照亮了窗外的树，叶片上的雨珠在光的影子里滑动着，慢慢飘落。

三楼靠走廊的排练室里飘出阵阵悠扬的音乐声，一个年轻秀雅的女孩走到窗户边，用手掠了掠脸上的汗珠，推开窗户深吸了一口气。为了迎接大型歌舞剧《绿荷》的公演，她跳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浑身有些酸软。

“晓竹，在看什么？那么出神。”

同事朱燕芬端了一盒饭，走到黄晓竹身后，揪揪她的发梢。朱燕芬的普通话里夹杂着隐约的河南口音，这么多年，她努力学习标准普通话，有些发音还是改不掉，就像她一直都说自己是武汉人，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，却依然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她的出身地。

黄晓竹转身，笑了笑，弯腰掸掉裤子上的灰尘。朱燕芬看着她，打开饭盒，舀了一勺饭。

“燕芬，食堂开晚饭了？”

“我刚才看你跳了一下午，饿得头昏眼花，去食堂都已经没有饭了。这是王为云帮我留的一份。”

王为云是团里的编剧，和朱燕芬谈了四年恋爱，两个人前段时间发生了矛盾，黄晓竹知道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说话。

“你们俩的冷战宣告结束了？”

黄晓竹笑着从凳子上拿起桃红色的围巾，搭在脖子上。天气变了，风从开着的窗户里飘进来，她感到有些冷。

朱燕芬在靠墙角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看着黄晓竹，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：

“晓竹，我觉得有一个动作特别漂亮，下午看了半天，还是没有学会，你能再给我做一遍示范吗？就是那一段。”

她说着话，把饭盒放在地上，站起来粗略地比划了一下，黄晓竹笑着点点头，认真跳了一遍，朱燕芬跟着她舞动身子。

“记住了没有？”

朱燕芬点点头，又转了一圈。

“动作已经到位了，腰可以再下一点，你看这样，可能要好一些。”

黄晓竹又示范了一遍，朱燕芬没有说话，转身端起饭缸，接着吃饭，眼睛仍然看着黄晓竹的动作。朱燕芬的皮肤很白，阳光照在脸上，白花花的一片，两只眼睛倒是显得更黑了，可惜有些小，和高高的颧骨组合在一起，有种凌厉的骨感美。

“我要回家了，启明今天晚上有场比赛，我回去看电视，给他加油。”

朱燕芬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。黄晓竹眼睛的余光捕捉到了她的淡漠，心里升腾起一些凉意，很快又忘记了。

她了解朱燕芬的心态。

从读大学到现在，八年时间，她们都在同一个舞台上。虽然扮演的角色不同，但她了解朱燕芬，朱燕芬也了解她。

女人之间的这种了解，无论是好的印象，还是坏的感受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内心却深刻入骨。

“是吗，那你可要回去好好加加油。我听说陈启明打完今年最后几场比赛，就要退役了？”

黄晓竹拿起包，点了点头，眼睛里充满了笑意。朱燕芬直愣愣地看了她几秒钟，突然笑了起来。

“你快回去吧，别错过了他的比赛。”

黄晓竹的左眼皮突然跳了起来，她有些迷信地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，很快在心里自我安慰了几句，用手摸了摸眼角，披上外套，笑着说了一声再见。



“晓竹，路上小心。”

朱燕芬的声音突然又变得格外温柔，黄晓竹看了看她，点点头朝门口走去。

“晓竹，准备回家了？”

刚走出排练室大门，王为云站在走廊上，左手拿着餐巾纸使劲擦着嘴巴，黄晓竹刚走到他跟前，就闻到一股油腻的饭菜香味。

“燕芬在里面，你赶快进去陪佳人。”

黄晓竹笑着从他身边走过，高高瘦瘦的王为云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，闪进排练室，顺手关上了门。

看见朱燕芬，王为云脸上的笑意就像窗台上怒放的菊花，从心里绽放出来。

只有王为云知道朱燕芬和他怄气的真正原因，而这个原因恰恰是他无力改变的。他脸上堆满了笑，在心里咳嗽了一声，朝朱燕芬走过去。

黄晓竹步履轻盈地跑下楼，本来想走到公共汽车站，看了看手表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她匆忙跑到马路边，拦了一辆计程车。车启动的时候，她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排练室，灯光依然亮着，朱燕芬的影子映在玻璃窗上。

她的左眼皮跳得更快了。

马路上的车影，闪烁着耀眼的灯光，转过一个个亮着红绿灯的路口，在茂密的梧桐树影里快速奔跑，去向一个个未知的方向。

其实，每辆车都是有终点的，每一个目的地，就是一个终点。

绿灯亮了，车子缓缓起步前行。天空里依然飘着雨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一束束灯光映在地面上，幻化成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
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黄晓竹以为是陈启明，连忙从包里拿出电话，清脆地应了一声。



“晓竹，回家了没有？”

杨雅娟的声音有些苍老，笑声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明朗，她是黄晓竹大学时的系主任。

“杨老师，您好，我已经到了楼下了。您呢？”

“我刚刚吃过饭，正在琢磨你上次跳的几个动作，觉得有些地方还可以再斟酌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明天我去您家里。”

杨雅娟虽然已经退休三年，但全身心依然扑在舞蹈上，特别是黄晓竹的节目，无论大小，她都非常关注。

“晓竹，你明天早一点过来，中午儿子要带我去医院。”

“您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”

黄晓竹知道杨雅娟身体不好，焦急地询问了一句。

“也没什么大问题，最近总觉得头昏眼花，儿子怕我血压太高。晓竹，你明天上午九点钟到，我想时间应该差不多。”

黄晓竹和杨雅娟说了再见，出租车在楼下停住了。她付了车费，刚走下车，一脚踩进了水洼里，袜子被溅起的水花打湿了，黏糊糊的贴在腿上，皮肤立刻感受到一阵凉意。

上楼的时候，就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，黄晓竹看了看手表，正在思索陈启明为何没有打电话，像在回答她似的，手机响了。

“晓竹。”

陈启明亲切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过来。黄晓竹焦虑的心安定了，她缓慢地迈着步子。

“刚刚排完舞，还有三个月就要正式演出。你知道，这个舞剧团里很重视，准备参加全国评奖，我不能辜负戴团长的满心期待，还有杨老师，人家都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还在想着这个舞。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”

“你肯定能完美地完成这次主演的任务。”

陈启明笑着说了一句，顿了顿，他放低了声音：

“我很想你。”

“我也很想你。”

陈启明呵呵笑着,听筒里传来嘈杂的声音,过了一会儿,突然又清晰了。

“晓竹,今年还有三场比赛,明年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好了啊?”

黄晓竹故意娇嗔地问了一句。两家父母以前是邻居,从出生开始,她就认识陈启明,彼此看着对方走过了二十六年的岁月,青梅竹马的感情已经渗进血液里,成为一种熟悉的温暖。

“可以长相厮守了。”

听着陈启明的话,黄晓竹滢滢地笑着,没有说话,心里却像微澜浮动的井,深邃清澈地漾着暖暖波光。

她撇着嘴,刚想说些什么,电话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嘈杂声,然后断了。

楼道里很安静,每一扇紧闭的铁门关住了房内的一切声响,世界被分成了无数个小小的空间,每一个空间都是私密的,看不透悲喜。

黄晓竹却能看清楚自己的喜悦。站在自家铁门前,拿钥匙开门的时候,她仍然想着陈启明的话,不经意中,钥匙掉在地上,发出清脆的声音,彻底惊醒了她。她微笑着蹲在地上,捡起钥匙打开门。

房内一片漆黑。

黄建国和李玉华还没有回家。黄晓竹走进去,把每一盏灯都开了,进卫生间里洗了一个脸,然后回到客厅,打开电视,调到体育频道。

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两个解说员正在热火朝天地说话,脸上洋溢着兴奋,似乎他们也在参加比赛。

黄晓竹靠在沙发上,顺手拿起电话打给母亲。李玉华是二年初三的语文老师,二中是湖北省重点中学,毕业班的学习格外紧张,李玉华又是年级组长,每天都要起早贪黑,对工作尽心尽责,她非常在乎自己特级教师的身份,担心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,升学率降

低了,有辱她一世美名。

李玉华的电话通了,一直都没人接。黄晓竹放下电话,又拨了父亲的号码,黄建国迅速接通了电话。

“爸,你晚上回来吃饭吗?”

“女儿回家了?”

黄建国是个慈爱的父亲,在黄晓竹心里,他从来没有对她板过一次脸,每次和她说话,连声音都是柔和的。虽然对待父母的态度一样,黄晓竹心里明白,她更喜欢父亲。

“妈妈还没有回来,我打她的电话没有人接,肯定还在上课。”

黄建国缓慢地“哦”了一声,声音突然断了一下,手机似乎移动了方位,变得模糊而且轻弱。

“晓竹,医院今天要加班,我不能回来吃晚饭。昨天晚上还有一些剩饭在冰箱里,你用微波炉热一下。”

“知道了,爸爸,我已经二十六岁了,马上就要结婚了,你不能总把我当成小姑娘。”

黄建国呵呵笑着,很小声地,似乎怕被人听见似的说了一句:

“在我眼里,你就是五十岁了,也始终是我的小女儿。”

黄晓竹感到父亲身边似乎有人,善解人意地问了一句。

“爸,您那里有病人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您先忙吧,启明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

“我一定要看,办公室里有电视机。”

黄晓竹笑着挂了电话,抬头看着电视柜上放着的照片。父母恩爱地靠在一起,她站在两个人中间,梳着小辫,辫子上开着红色的花。

从小到大,她一直喜欢红色。

广告画面终于转化成比赛现场,黄晓竹扬起头,专注地寻找她熟悉的身影。看台上人头攒动,球迷们睁大双眼,从他们的眼神



里,除了期待,似乎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。黄晓竹说不明白,她曾经到球场看过一场现场比赛,摇头呐喊的声音,漫天绽放的烟花,为的都是那个小小的足球。黄晓竹不明白,足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,能够让无数人为之痴狂。

她曾经问过陈启明这个问题。陈启明没有马上回答,笑着捏捏她的脸,沉思了片刻,然后看着她:

“每个人心里都有几个影子,踢球的人是为了荣誉,看球的人是为了宣泄,对于我来说,是一种享受。我享受在赛场上的感觉,仿佛万马奔腾,气壮山河,有一种回归的幸福感。”

黄晓竹依然无法明白这种感受,但她爱屋及乌,凡是陈启明的比赛,无论主场还是客场,她场场必看。不为别的,就为了看他在场上迈开长腿奔跑,抬腿射门的瞬间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幸福。电视画面虽然不会都锁定在他身上,看到别人的影子,她心里想到的依然还是陈启明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作为一个职业球员的女朋友,她完全不懂足球。就像陈启明完全不懂舞蹈一样。

双方交换完礼物,在现场雷鸣般的掌声里,随着主裁判一声清脆的哨响,比赛正式开始了。黄晓竹直起身子,抬起头,眼睛紧紧盯着电视屏幕,她一眼就看见了陈启明。像往常一样,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足球,时而后退,时而上前,不断变化着自己的位置。很快他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抢断,屏幕上出现了他的脸,黄晓竹紧紧握着拳头,隔着不可知的距离看着他。他的眼里闪着一种光芒,这种光芒是黄晓竹所熟悉的,热烈并且沉醉。

比赛在呐喊声中继续着,双方都没有建树,比分凝固着,球场却是流动的,观众的掌声,呼喊声,漫骂声,裁判的哨声,此起彼伏,空气似乎被撕碎了,分裂成无数个小片,剧烈地活动着。

电话突然响了,打断了黄晓竹紧张的情绪,她拿起听筒“喂”了一声,胡汉琴笑着喊她:

“晓竹，在看启明的比赛？”

“是啊，胡阿姨，现在比分还是零比零。”

胡汉琴从来不看儿子比赛的现场直播，她受不了那种揪心的痛苦，当初儿子想学踢足球，她以为只是一时的兴趣，没想到后来竟成了职业，让她后悔莫及，却也无法改变。胡汉琴心里很清楚，母亲赋予了儿子生命，却无法掌控儿子的命运。

“想到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，我心里太高兴了。你陈伯伯听到这个消息，今天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，虽然还是对我发了两次脾气，但很快就过去了，不像平时，要和我闹上几天。”

胡汉琴话里有委屈，声音仍然是喜悦的。黄晓竹听陈启明说过很多次，陈秋安的脾气不好。这么多年她在陈家进进出出，多多少少对陈秋安也有些认知。陈秋安心地善良性格却自私到了极点，任何事情都只想着自己，最重要的是脾气暴躁。胡汉琴是他的妻子，自然受了很多苦。黄晓竹了解她的苦衷。

“胡阿姨，你别难过，陈伯伯就是这种性格，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应该了解他。”

胡汉琴叹了一口气。她心里的苦楚，随着漫长的岁月，积累到今天，对生活早已别无所求，只有儿子是她所有的安慰。

“启明终于可以让我彻底放松了，晓竹，盼了这么多年，你马上要成为我的儿媳妇，我心里好欢喜。”

胡汉琴祖籍镇江，虽然在武汉出生，有些口语依然是镇江化的。武汉人说喜欢，她总是说欢喜。两个字颠倒了顺序，听起来就有些不同的意蕴。

“阿姨，启明后天要回来休息一天，我们晚上一起吃饭。”

“好的，晓竹，不和你多说了，你陈伯伯又在摔杯子让我给他倒水，我先挂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黄晓竹看着电视，比分仍然是零比零。她站起来倒了一杯水，想想胡汉琴，心里有些难过。虽然还没有结婚，却也知道女人的命运是莫测的。遇上好的父母，是一半的幸福，如果再遇



到好的丈夫,幸福才是完整的。

黄晓竹觉得自己非常幸福,这两样她都占全了。她畅快地喝完了水,刚刚放下杯子,电话又响了起来。

她刚拿起听筒,还来不及说话,朱燕芬噤里啪啦地叫了起来:

“晓竹,我和为云正在看陈启明的比赛呢,为云说陈启明踢得很棒。”

听筒里传来王为云的欢呼声。黄晓竹抬头看着电视,陈启明又完成了一个漂亮抢断,他用手擦擦脸上的汗,嘴角有一丝笑意。

“晓竹,陈启明踢得太好了,我现在不和你多说了,为云说我影响他看比赛,等一下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黄晓竹来不及说一句话,电话就断了,她笑着放下听筒。

王为云蹲在茶几前,挥舞着胳膊,朱燕芬坐在椅子上,脸上的笑意凝固了,目光呆滞地看着电视。她只是保持一个看电视的姿势,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进去。

她懊恼自己打了这个电话。很多时候,她刻意对黄晓竹表现出一种热情,这种热情是她内心所希望的,黄晓竹于她而言,是一个优秀的学习对象。但正是因为长久都在向黄晓竹学习,她心里早就产生了一种妒恨,这种恨纠缠着她,折磨着她,让她连做梦都想超越她,证实自己的实力。

朱燕芬不甘心永远生活在黄晓竹的光环阴影中。

她们之间确实充满差异。这种差异,不仅老师同学们看得到,领导同事看得到,王为云看得到,就连朱燕芬自己也看得到。

朱燕芬的眼光掠过王为云的头顶,闪烁的电视屏幕让她的心更加焦躁,她站起来,走到窗户边。

雨已经停了,城市的灯火一盏盏的亮着,悬挂在黑暗的影里,那些影像重叠伸展,灯光却是凝固的,坚硬地照耀着。

朱燕芬闭上眼睛。她感受到内心的痛楚。这种痛楚伴随着她,侵入每一个脆弱的细胞。

她是刻苦的,刻苦地学习着黄晓竹的一切,这么多年,她不仅

无法超越她,甚至都没有替代她的可能。就连王为云花了一年工夫用心写的这个歌舞剧,最后也要由黄晓竹领衔主演。

朱燕芬用手抚摸着我的心口,平静的外表下充满了怨恨。她怨恨所有人,甚至包括与她同床共枕了四年的王为云。

比赛仍然在继续,王为云抬起头,看着朱燕芬沉默的背影,心里闪过一丝愧疚。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。作为情侣,他希望朱燕芬能够主演《绿荷》;作为一个编剧,他问了自己很多遍,答案依然是黄晓竹。

裁判的哨声响了,结果是零比零,对于要晋级的凯维队来说,这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结果。老球迷王为云有些遗憾地抬起头,靠在沙发上,闭上了眼睛。

每次都抱着希望看球赛,每次都失望。王为云砸过三个杯子,两个碗,还有一盆养了很多年的仙人球,现在心静如水,把所有大大小小的比赛都当做一个过程,比赛完了,也就完了。

他站起来,走到朱燕芬身后,张开双臂,搂住她。

“明天是星期六,我们去看看家具,房子已经快装修完了。”

朱燕芬没有说话,把头搁在王为云的肩膀上,点点头。

楼下墙角的一盏路灯突然灭了,梧桐树的影子变得模糊起来,好像一团浓墨,洒在泛着青光的水泥地上,慢慢浸润着,一直要浸润到泥土里,从泥土里挤出潮湿的水来。

“燕芬,我们去睡吧。”

闹了两个多星期的冷战,王为云终于可以搂着朱燕芬的身体,他心潮澎湃,忍不住低头亲吻朱燕芬的耳朵,温柔地问了一句。

“燕芬……”

朱燕芬扭扭身子,从王为云怀里挣脱出来,低着头进了卧室,打开床头柜上的小台灯,看着地上的身影,叹了一口气。

她的心里充满了绝望,好像前面的好日子,都像这地上的影子,虽然无法捉摸,却能看出大概的影像。



王为云三下两下扒掉了衣服，钻进被窝里，举着手去搂朱燕芬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他扫兴地拿起电话。

“为云，你睡了没有？”

电话是姐姐王为红打来的，王为云连忙应了一声：

“姐，我刚刚准备睡，你这么晚还没有睡？”

王为红比弟弟大八岁，王为云出生不到一个月，母亲就去世了，他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，从小到大，姐弟俩感情一直很好。王为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，王为红和一个大学老师结了婚，王为云大学毕业不到一年，王为红怀了孕，生下孩子不久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两个人突然离了婚。

王为云当时想要去找大学老师理论，被王为红阻拦了。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搂着怀里的孩子，一个劲的掉眼泪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个场景一直在王为云眼前晃动。他从心底深处同情王为红，正是因为了解姐姐的痛苦，和朱燕芬相爱以后，他提醒自己要好好对待朱燕芬。有时候朱燕芬背地里说几句王为红的闲话，王为云虽然心里不舒服，也从来不责备朱燕芬。他觉得，作为男人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幸福。

“为云，下个星期一是爸爸的生日，我这两天特别忙，你别忘了去订个蛋糕。”

“知道了，姐，青青睡了没有？”

“已经睡了，马上要中考，最近学习很辛苦。”

“那你也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早床。”

朱燕芬慢吞吞地脱掉衣服，撩起被子，王为云挂了电话，嬉笑着伸出手搂住她。朱燕芬身上的皮肤有些粗糙，手指贴上去，有种毛茸茸的酥痒。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，王为云喜欢她，所以也喜欢这种粗糙的感觉。他摩挲着她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夜色渐浓，微风轻拂着窗台上的一盆金菊，房间里弥漫着水一般的凉意。秋天到了。